

南阳晚报

南都赋

南阳作家杂志

金品·丝语

时光中的花园

廖华歌

金品·诗语

汝瓷

(外一首)

杜思高

我在寻找
于千万身影里寻觅历史的心跳
一瞬,即是千年

没人知道
我就是那尊釉瓷
蹲在角落里,由孤独喂养

我是大地的孩子,从泥土里起身
摔打、揉搓,塑成真身
纵身入炉,与火焰接吻
血液在壁上凝结
灵魂在壁内打坐

一把火从宋代燃到今天
被光阴抚养
守候千年的相遇

捡起一块儿碎片
放于耳旁,能听到
我千年不息的呼唤

一群麻雀飞起
轰的一声
如炉火突然燃旺
泥灰色的瓷胚被烈火举起
立于方寸,面见众生

阶梯

波浪是河流的阶梯
浪花们沿着阶梯奔跑
一条河才生机勃勃,激流奔涌

年轮是树木的阶梯
树干撑着风雨,攀着年轮生长
才枝柯茂密,葳蕤繁盛

皱纹是人生的阶梯
生命沿着皱纹攀爬,人才走向成熟
今天把昨天垫在脚下
生怕跨越太大,脚步踩空 ③5

杜思高,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理事,出版诗集《春天的祝福》《荷花开在夏天深处》《风吹山川草木长》、散文集《青春,深情的远望》等。

我是在春风料峭的早春,跟随一位女诗人,偶然踏进此地的。来了才知晓这是一家酒店特为客人辟建的茶余饭后散步的地方,这儿离我家并不远,我却与之陌生了数年。数年,在春秋代序中,失却了多少花开的绚丽与美好和叶落的澎湃与浩瀚。

那时,我和女诗人漫步在石子铺就的干净走道上,垂槐、紫荆、枇杷、红枫及更多尚未破芽的花木,令人深感生命汁液的强大和涌动,梅花却正值将谢未谢之季,空气中清芬弥漫,呼吸成为一种不安的奢侈,生怕辜负了这从冰雪中走来,却要在大好春光中谦逊隐退的梅朵。

慢慢地,园子里的植物被春徐徐打开,纷纷呈现各自的色彩和气韵。金灿灿的迎春花那柔曼有棱的枝条上,被一朵朵密密的小黄花覆盖,望着花意为“爱到永远”这极有顽强生命力的花,恍惚间我已回到故乡,来到老家房后山坡旁竹园边那起伏舞动的迎春花海,这儿是我敬爱的父亲永远的长眠之地。八年了,我深爱的父亲并未走远,他依然活在时间之中,活在我的每一个时日,他和我们一样,正在把现在变成未来。父亲!这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暖心的字眼,每一默念或呼唤,心空升腾起浓浓爱意的我,目光霎时潮湿,胸中的块垒纷纷漂移……眼前的迎春花是从父亲长眠的那片花海走来的吗?我想一定是的,看见它们就如同看见我的父亲。你好!话刚一出口,便心泪纷纷,我目光迷蒙地牵起一根枝条,指尖轻轻抚过拥挤的花朵,深感是那样温暖柔润和奇妙,分明是在与父亲相握,与故乡对话,与时间对视,眼前立时山清水秀,田野金黄,河水奔流……父亲请放心,故乡请释怀,风霜雨雪都是昨天的事儿,我已经历过,一切正在为时间所重建。

阳光照进莲池,水中的云朵和花枝被风反复折叠。不时滑落露珠的绿叶,托起一朵朵嫣红的荷花,周围事物明亮得耀眼夺目,有那么一会儿,我融入了某种奇特的寂静。

八角亭默默蹲在一旁静想心事,它不明白,天空怎么总是那样蔚蓝,那样的空?

亭子对面一片不大的青竹,全都微微垂首,有风无风叶子都会轻轻摆动,仿佛在探测尘世或生命的某种隐秘。

月季花以它连绵缤纷的盛开,令时光芬芳四溢……每每看见月季,一种深深的思乡之情被骤然点燃,我顿时如见亲人般激动哽咽——这树状月季,需由野蔷薇嫁接而成,而野蔷薇正是来自我山深林密的故乡。嫁接后的一树树月季,花大、色艳、五彩纷呈,同一棵树上开出不同颜色的花朵,委实漂亮好看极了。可野蔷薇生长很慢,它们是固土的好植物,原本家乡满山遍野的野蔷薇开着乳白、鹅黄、粉红、深紫等色泽鲜艳的花,而今却远离家乡来到这里,经受刀伤之苦后涅槃重生,成为花界的大事情……轻轻托起一朵花,分明是与我久别的父老乡亲重逢,在千里之外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因了绚丽多彩的月季花,我深深感时时和故乡在一起,被故乡温暖慰藉着,从不孤单、无助和凄伤。

玉兰花开的时候,紫荆花也开得紫光满园。洁白与玫紫氤氲,就显得奇美而大有深意了。玉兰树挺拔高标,叶子尚未长出,花已硕大若碟,一树花朵直如白鹤落满枝头幽幽荡动,玉树临风在这里得以绝佳诠释。紫荆花朵小而密实,将枝丫缠绕得丰美而祥瑞,玉兰与紫荆两花相映,大便是小,小便是大,就像一朵云,无法分出两种特质。

似乎没多久,杏花、桃花就开了。它们那一朵紧挨一朵的花,粉粉红红,光焰灼灼,似片片朝霞飘落枝头——最是人间好颜色非桃花莫属。姹紫嫣红的园子,是别一

重天地,一种无可破译的密码。这时候,独自漫步园中,似乎是为了遗忘点儿什么,抑或至爱点儿什么……几天前,打理园子的师傅曾指着一棵不大的杏树跟我说,这棵杏树名贵得很,去年只结了四个杏,大如茶杯口,他说了一个品种的名字,我没有记住。环望此树,青杏似有若无隐约可见,但满树杏子已无法数清,这应该是生命特质使然吧?树犹如此,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不是更应对生命特质作深入思考和锻造吗?

淡黄色的枇杷花早已开过,顶端尖、边有细齿、长而敦厚的灰绿色枇杷叶间,又长出许多黄绿色的嫩叶,看上去更像是在老叶子上开出的新花。我与枇杷树相识很晚,那年和同事一起拜望成都杜甫草堂,忽见院外一棵接一棵树枝上,挂满累累明黄的果实,它们在阳光下光芒四射,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潮……我这才与被誉初夏第一果的枇杷初识,也才真正走进宋朝诗人戴复古“摘尽枇杷一树金”的意境。同事低声说,现在没人来,要不摘几个你尝尝?我当即谢绝了。望着金黄一片的枇杷果,依稀看到当年颠沛流离清瘦无力的诗圣杜甫,此刻正衣衫单薄、破旧、拄杖立在屋外,眼看自己的茅屋被怒吼的秋风刮破,大雨又接踵而至,他是多么孤独无助。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诗人由自身遭遇联想到战乱以来的万方多难,长夜难眠,困顿不已,他以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希望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将其阔大的境界和关心民间疾苦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不知那时可否有这些枇杷树?树上的枇杷果可否使饥寒交迫的诗人得以充饥?尽管漫漫时光使其所问未知,但我执信这一树树的枇杷果,一定解救过诗人的饥饿!蓦地,我对面前的枇杷树充满敬意,它们的高度在时空中不断得以提升。

粉红色的樱花繁盛高雅,这树亦是先开花后长叶,樱花盛开时,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一枝枝的花儿绽放枝头,宛若焚烧的彤云和美丽的画卷,令人目不暇接,心醉神迷。这儿共有五棵樱花树,却是园子里光焰最强最集中的地方,锦簇密布的花团,让人深怀枝丫不能承重之忧。花朵纷纷飘落时,不是一瓣一瓣,而是一朵朵一簇簇,一地红毯般厚厚的落英,沉静无声地安躺着,只那么匆匆一瞥,就泪湿了双眼疼碎了心……思绪迷离中,杨同学含笑默立花丛深处,我想近前喊他,却又了无踪影。我知道他最喜欢樱花,为此他特在偏远家乡建造一处周围被烂漫樱花簇拥的房屋。那是我见到的最幽静、典雅、华美、富丽的居所,那种颇似樱花间结出果实的别墅,那种宁静幽远的感受,那种别具韵味的美,禁不住令人心驰神往,赞叹不已。杨同学出身农家,庆幸赶上了好时代,他靠着自己的人格、智慧和能力,苦苦打拼做了外地某企业的老板,许是因为太辛苦劳累,生命早已过度透支,几年前他带着未竟的心愿突然离开了人世。那清雅静美的樱花别墅,从此便空了,空得只剩下年年盛开的樱花和岁岁来去的山风……

下雨了。细雨纷落时,悲愁不断升起,园子里的各色花朵都显得静美而湿沉。推开晦暗和伤愁,推开烦闷和忧郁,时空茫茫,山水万重,极目远望,天宽地阔,心头落满光束,再无滔滔忧伤。在岁月宏阔的秩序中,孤独而寂寥的世界,需要人类前赴后继的奔赴、创造和建树……

时光中的花园是一首大诗、一阙新词,愈来愈彰显生命的气韵和能量。③5

廖华歌,第六届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南都赋》顾问团

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弘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

南都赋
南阳作家杂志

赵超构名专栏 全国报纸副刊名专栏 中国城市党报名专栏